

勾勒红色印记 再现奋斗历程

《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长卷赏析

吴潮海 文/图

继创作50.8米《清江晴峦商城图》、38米《一卷长城卫国志》后,孙志树先生又创作了题为《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长卷作品,将大家带回“梦开始的地方”。

《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长卷,长达40米,诚如陈望道孙子陈晓帆对这一巨作所评析的:“孙志树老师的《望道信仰线》(《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山水长卷,存形纳意,虚实互衬,寓乡野于方寸。”“画作中,文化礼堂、陈望道故居、陈望道展示馆等建筑和分水塘等村落景观,于绿野山景中清晰可见,画家充分利用国画山水的色彩搭配,展现自然山水的四季韵味,呼应主题。而整体画作空间处理层次分明,在平面中塑造出坡地纵深,使义乌分水塘这个隐于青山之中的小山村跃然纸上。”

孙志树先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曾就读于中国美院山水专业系,师承中国美术学院王伯敏教授,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蒋采苹教授的重彩画指导,研究重彩画的绘画艺术,创造了独特的山水画画风,他的画作屡屡在全国获奖,或入选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长卷的创作,最难的是布局构架,但由于孙志树有着扎实的功底,因而,《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整个长卷曲折盘旋,粗细长短、轻重快慢、枯湿浓淡、疏密聚散的笔墨运施,点、线、面的随物赋形,随意生发,委婉如行云流水,刚健如斩钉截铁,磊落洒脱,变化无穷,于痛快淋漓中内涵蕴藉沉着,实在是更近于王伯敏而有别于蒋采苹。

当笔者与画家交谈时,询问他为何能将长卷画得如此潇洒自如?他毫无迟疑地回答:“正是‘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让我找到了画这幅长卷的主旨。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陈望道忘我工作的痴迷最有画面感,因而一下子让我找到了切入点。”

是的,一位有历史担当的艺术家,总能够从独特的视角来观看历史和书写历史,从而赋予历史种种新的审美发现。孙志树凭借自身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对艺术坚持不懈的追求,以独到的视角锁定了特定的历史瞬间,完成了历史重大题材创作。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注重历史真实性的还原,注重当代视觉文化对于历史的再释,宽广的视觉现场营造与当代艺术语言运用,共同形成了这一长卷作品的宏大叙事特征。

《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以点燃革命之火的分水塘为核心,除了陈望道故居,还有分水塘文化礼堂、望道讲堂……为了更好地体现《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诞生地的场景,他不辞辛劳,无数次去现场踏访,与原住民交朋友,在一次又一次的考察中,发现在历史图像资料上还有所不足,需要通过美术创作来丰富展陈,弥补历史影像的不足,于是,他以赤诚之心,深入其中,走进历史的深处,在创作中既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又努力以精湛的艺术语言描述好党史,从而有助于激发人们重温经典的热情,进一步打开通向真理宝库的大门。

除了对革命圣地般的分水塘予以浓墨重彩的描绘,对义乌市的一些地标性场景也予以勾勒,诸如望道路、雪峰路、国际生产资料市场,以及义乌铁路口岸、长堰水库……在他的精心设计中,整个长卷似是一条跨越百年的“时光长廊”,沿着他的画图缓步前行,时光也跟随长卷的一幅幅画面而飞速流转。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见证了义乌的飞速发展,来到了激越昂扬、欣欣向荣的新时代。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经过美丽乡村建设,如今的分水塘村在绿水青山中形成了美丽的家园,既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又有新农村的亮丽风景。所以说,这幅长卷的创作,既是向党的生日的献礼,又是一幅徐徐展开的义乌发展的壮丽画卷。

浏览《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孙志树对大型国画创作的结构设计和空间营造的非凡能力,也让我们在感受其艺术魅力的同时,体悟到一个画家的责任和担当。



长卷《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部分)

史海钩沉

回娘家的倪仁吉

良木 文/图

明末清初的才女倪仁吉(1607—1685),近些年来知者渐众。到我市江东街道大元村探访倪仁吉事迹的人士,据闻每年都有不少。



国画《花鸟图》

“不一样”的倪仁吉

《义乌市志》(1987年版)记录倪仁吉事迹,概述为两方面:一是才情,“能诗,工书画,精刺绣”;二是贤惠,“过继之艺三兄各一子,亲抚课教,后都有所成就”,“67岁时因青年失偶、白首完贞而建坊旌表”。

志书自然是高度概括的,男尊女卑的年代,女性能够在志书上留下数百字的记载,已经十分不易。

不过,当笔者在《浦江县志》(1990年版)上读到以下这段文字时,才女倪仁吉的形象似乎一下子鲜活了起来:

倪仁吉老年貌苍古,戴绒帽,着褐衣,焚香晏坐,校勘图史;遇风和日丽,与嫂氏侄媳等乘竹舆游览山水,每得佳句便写在纸上,所作诗骨秀神胜,清拔隽逸。

《义乌市志》从“事功”的角度,

对倪仁吉进行介绍,自然并无不妥;然《浦江县志》展示了回娘家的倪仁吉洒脱亲和的一面,却更令数百年后的我们心生感动。

倪仁吉是浦江人(今属兰溪市),17岁时嫁给义乌大元村吴百朋曾孙吴之艺。3年后,之艺病逝,20岁的倪仁吉开始了此后大半辈子的守寡生活。

倪仁吉中年之时,天下大乱,大元村又处于义乌与东阳的交通要道上,因而她决定回娘家避居一段时间。

那些年,她在亲人的陪伴下,游山玩水,吟诗作画,心情彻底放松,享受了一段美好生活。她自己曾经愉快地描述过回娘家时的生活状态:“与吾嫂氏暨二女伴,选胜终日,盘桓山径中,于时残雪凝峦,梅馨初逗,竹身戛玉,涧溜鸣琴,野况撩人,清思可掬。”



国画《仕女图》

“山居杂咏”与先祖图册

这一时期,倪仁吉写出了不少清新明快、活泼感人的诗作。且看《城中怀家山》:

层峦西去四十里,元是高人旧草堂。
径绕桃千树,谷生兰蕙百丛香。
穷幽尝入云深处,采药频登石碎乡。
回首胜游思此际,苍海古木挂斜阳。
寂寂宁堪忆旧游,黄花红树缀深秋。
水光漾出玻璃镜,山色堆成翡翠楼。
险句每从天外得,丹青只向望中收。
闲关难到烟萝地,空对幽窗月半钩。

此诗看似信手拈来,细品耐人寻味,含意隽永。若没有多次山林游乐的体验,是很难写得如此真切高妙的。

倪仁吉的《凝香阁诗稿》,包括了“凝香阁诗”“官意图诗”“山居杂咏”三部分。评论家认为整体上“意境清绝,凄楚感人”,而“山居杂咏”140余首,却显出了难得的欢快与欣喜。

诗人多悲秋,倪仁吉却这样写:一片烟萝处,秋深点染加。宁知霜后叶,绝胜武陵花。

诗人常恨冬,倪仁吉却这样写:众卉久凋落,山茶一吐芳。那知寥寞处,对此即春阳。

能将秋冬之景当作春景春阳般来欣赏的,该具有怎样恬淡



吴氏先祖图册选页之一

平和的心态啊!

吴潮海先生曾对《凝香阁诗稿》做过深入研究,他这样指出:“‘山居杂咏’估计正是倪仁吉回娘家之时完成,最起码也是那时构思,日后逐渐润笔修饰而成的。这一时期的诗作题材新颖、清新活泼、艺术感人、佳句颇多,堪称是倪仁吉诗歌的代表作。”

苦命的倪仁吉,艺术上是位多面手,“险句每从天外得,丹青只向望中收”正可谓她的创作经验谈。史料记载,她的绣品看不出针线痕迹,有如镂金砌玉,妙入

秋毫。她尤长于发绣,有发绣大士像两帧,其一早年流入日本。如今,义乌市博物馆还收藏有她的工笔画《梅雀图》及绣品《春富贵》,皆甚精美。

多年前,笔者曾走进大元村倪仁吉的居室“仰止堂”,欣赏过她的一些不太被载入史册的“作品”——倪仁吉为吴氏先人们画的肖像画。吴氏先祖图册共20帧,原作一平尺见方,当年展示出来的,只是缩小了的复制品。即使是复制品,也不难看出倪仁吉当年用心之专。在每幅画像的旁边,她用小楷注明了画像主人的简略生平。不难想像,当她以清秀端丽的小楷在这些画像下写下“族子妇倪氏谨书”时,表现的并不是一位画者的自得,更多的只是遵守了当时社会对于贤妇的道德要求。

在夫家恭谨地画着祖宗肖像的她,与回娘家时与嫂子侄女游山玩水的她,是不一样的倪仁吉,但都是最真实的倪仁吉。一个人无法超脱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具艺术才华之人,却可以将个人的际遇、生活的烦愁、时代的磨难凝聚成艺术的果实。



国画《梅雀图》

赠竹轶事

《浦江县志》的记载,还让笔者联想到一则小品文。

杭州女作家严蘅曾著《女世说》,其中有一则《倪仁吉赠竹》:义乌倪仁吉性孤冷,爱方竹,手植数十竿,护惜臻至。莱阳处士董樵游婺郡,仁吉高其人,斫一枝赠之。

严蘅是清代时杭州人,同治年间写成《女世说》,模仿《世说新语》的笔法,记述了清代女性作家的文雅事,文简意丰,颇见情致。“赠竹”一则,不足五十字,倪仁吉高洁孤冷的品性却已跃然纸上。

才情四溢的倪仁吉可以斫竹赠高人,想来应是她回娘家时的事儿吧。因为单从《义乌市志》的记载来看,很难让人相信倪仁吉还有赠竹这样的举动。按《浦江县志》的记载,倪仁吉晚年竹舆游览,得句而乐的风采,与斫竹赠高人的举止倒正可相互印证。

关于倪仁吉赠竹,沈德潜在其《清诗别裁集》中亦曾提及。此

别裁集共收录诗作多达3952首,倪仁吉入选了一首《题官意图》,沈德潜如此介绍倪氏:“工写山水,尝种方竹于庭,以自况也。有同志者,斫一竿与之。”

沈德潜是清代著名诗选家,乾隆时的进士,比严蘅更早提到了倪仁吉爱竹的轶事。只是沈德潜做了概括式的描摹,严蘅则记录了一则具体事例。

那么,关于倪仁吉赠竹的事例,乾隆时的沈德潜以及比倪晚生了约两百年的杭州女子严蘅又从何得知呢?在几百年之前,传播可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方便啊。当笔者好不容易查找到清初大诗人王士禛《池北偶谈》中有关倪仁吉的记载时,心头的疑虑才渐渐消散。

王士禛是顺治朝进士,与倪仁吉可算是同时代人。他的《池北偶谈·谈艺》有“倪仁吉”的条目:

女郎倪仁吉,义乌人,善写山水,尤工篇什。予尝见其官意图诗,其一云:“调苍梧斑竹枝,潇湘渺渺水云思。听来记得华清夜,疏雨

梧桐独坐时。”先考功兄曾得其全集。倪手种方竹数十竿,甚爱惜。莱阳董樵处士游婺郡,倪高其人,斫一枝赠之。

笔者发现,王士禛与“莱阳董樵处士”同为山东人,虽不同县,也算是同乡了。想当年,王士禛负有盛名,门生甚众,处士董樵,很可能与王士禛或其门生有着交往。正因如此,名流王士禛才能听闻倪仁吉事迹,才能在其《池北偶谈》中记下倪仁吉赠竹一事。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所选倪仁吉的作品,正是王士禛提到过的“调苍梧斑竹枝”这首诗。

笔者推测,沈德潜可能并没有读过倪仁吉的全部作品,而只是依据《池北偶谈》选录了倪的诗作并编写了作者小传。至于以记录清代女作家轶事为己任的严蘅,则从《池北偶谈》中节录了“赠竹”事,略加修饰,遂有了《倪仁吉赠竹》一文。而董樵处士“游婺郡”拜访倪仁吉,应当在浦江,正是其回娘家居住之时。



刺绣《春富贵》